

第九卷 續春闈再行秋殿試 奏武略勸文狀元

詩曰：

天朝呼俊網羅開，文武全才應詔來。

一歲兩開稱盛事，佇看儒將凱歌回。

話說柳公正想要草疏，參劾楊復恭，適值朝廷因李茂貞征討楊守亮不下，欲以楊復恭為觀軍容使，前往督戰，命眾大臣廷議其事。柳公即出班面奏天子道：「陛下欲以楊復恭為觀軍容使，臣竊議其有三不可？」天子問：「那三不可。」柳公奏道：「大將威行闔外，乃忽以一闈豎節制之，則軍中之旗鼓不揚，士卒之銳氣亦沮。昔肅宗時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，遂致九節度皆無功。前事可鑒，一不可也；晉時，王敦作亂，其兄王導在朝，泥首闕下，肉袒待罪，今楊守亮係楊復恭之侄，守亮叛於外，而復恭傲然居內，出入自如，朝廷不以是罪之，而反加寵命，二不可也；李茂貞所討者守亮，今反以守亮之叔節制其軍，茂貞懷疑，必生他變，三不可也。況復恭欺君蠹國，罪不容誅。以臣愚見，莫若斬復恭以謝天下。倘陛下念係老奴，不忍加刑，亦當謫逐遠州，勿令在帝左右，則守亮之膽寒，茂貞之志奮，而興元可以蕩平，武功可以立奏矣。」天子聞言，沉吟半晌，乃降旨，停罷觀軍容使之命，卻未便謫逐復恭，仍容他出入宮禁。你道為甚緣故？原來，唐朝自穆宗以下幾個皇帝，皆是宦官所立，這朝天子廟號昭宗，乃僖宗之弟，初封壽王，後登寶位，卻是楊復恭迎立的。所以，天子念其定策功勞，不忍便謫逐他。當下，柳公見天子不能盡聽其言，心中怏怏，退回私第，想道：「我一人之語，未足感動大聽，必得多官交章合奏，方可除此闈豎。」

正想間，恰好天象示變，有日食星隕之異，天子免不得撤樂減膳，詔求直言。柳公喜道：「好了，這番定有參劾楊復恭的了。」誰想，唐末那些朝臣都是畏首畏尾，不敢輕觸權闈，雖然應詔上書，不過尋些沒甚關係的事情，沒甚要緊的話頭，胡亂塞責而已。有詩為證：

紛紛章疏總虛文，何異寒蟬聲不聞。

日伏青蒲無切直，問誰折檻似朱雲。

天子遍覽眾官奏章，這一本也是應詔直言事，那一本也是遵旨直言事，卻都是些浮談套語，沒一個有肯明目張膽說幾句緊要關切的話。最後，看到欽天監一本奏稱：「文星昏暗，主有下第舉子屈抑怨望者。」天子即傳旨特召柳公入對，把這話問他。柳公奏道：「臣雖未知星象，但以日食論之，日為君象，若天子當陽明四目，達四聰，如日光遍照，則日當食不食。今左右近習，蒙蔽天子，使天子聰明壅塞，故上天乖象示警，欲陛下覺察蒙蔽耳。朝中既乏直言之臣，草野豈無深計之士，奈自劉蕡下第以來，試官閱卷，稍有切直犯諱者，即棄而不錄，以致才俊阻於上達，安得不屈抑怨望？臣願自今以後，舉子對策，陛下必親自檢閱一番，務去諛而取直，庶幾士氣光昌，文星不晦，而日食之變，亦可弭也。」天子聽罷，點頭歎息。即日降詔，追贈劉蕡為翰林學士，錄其後人。柳公隨又奏道：「劉蕡曾孫劉繼虛向住臣鄉華州，以務農為業。近為賦役所苦，棄田而逃，不知去向。」天子即又降詔訪求劉繼虛，使世襲五品爵，奉祀劉蕡香火，以其田為祭田，免其賦稅。正是：

既贈其死，又錄其孫。

追崇往昔，用諷來今。

原來劉繼虛自與家眷寓居均州，因前日薛尚武查訪流寓女子，怕有擾累，假姓了桑，又徙避僻村。過了幾年，不見動靜。適值尚武出榜招集流民屯田，他便再變姓名，姓了內家的姓，叫做趙若虛，編入流民籍中，受田耕種。今忽聞恩詔訪求他，乃具呈防禦衙門說出真姓名。尚武未知真假，不敢便具疏上聞。因想：「朝廷原因柳侍御之言故有此恩詔，柳侍御是華州人，與繼虛同鄉，自能識認。」遂備文申詳柳公，一面起送繼虛赴京，聽柳公查確奏報。繼虛安頓了家眷，星夜望長安進發。到得長安，即至柳府投揭候見。柳公出來接見了，認得正是劉繼虛，講禮敘坐，殷勤慰勞，繼虛先謝了柳公舉奏之力，然後備述當時挈家遠遁，本欲至襄州，因聞桑公物故，遂流寓均州之事。柳公笑道：「足下欲至襄州投奔桑公，不知桑公之女反至華州，欲投在令先尊，卻不大家都投奔差了？」繼虛驚問其故，柳公把收留夢蘭與招贅梁生的情由備細說知。繼虛稱謝道：「先姑娘止此一女，不意流離在此，若不遇老先生，幾不免於狼狽。今幸獲收養膝下，且又招得快婿，旣蒙之恩，死生均感。」說罷，便欲請夢蘭夫婦相見。柳公傳命後堂。少頃，梁生先出，講禮畢。梁生詢知繼虛從均州來，便問薛防禦近況若何？並問提轄官鍾愛無恙否？敘話間夢蘭早攜著錢乳娘和許多侍女冉冉而來。繼虛慌忙起身，以中表之禮相見，共道寒暄。說及兩家先人變故，各自歎歎流涕。茶罷，夢蘭辭入，柳公置酒後堂，與梁生陪著繼虛飲宴。飲酒間，柳公極道梁生、夢蘭之才，其所繹回文章句皆敏妙絕倫。繼虛道：「晚生有一舍妹，粗曉詩詞，亦最喜看那回文錦上的詩，也會胡亂繹得數首，嘗恨不得見先姑娘家所藏的半錦，今表妹與妹丈所繹佳章，乞付我攜歸，與之一讀。」梁生謙遜道：「率意妄繹，豈可貽笑大方。」柳公道：「奇文當共賞，況係中表，又是知音，正該出以請政。老夫居鄉時，即聞劉家閨秀才能詠絮，今其所繹璇璣章句，必極佳妙，異日亦求見示。」繼虛惟惟遜謝，當晚無話。次日，柳公疏奏朝廷，言劉繼虛已到，奉旨即日拜受爵命。繼虛謝過恩，便辭別柳公並梁生夫婦，索了回文章句，復至均州，領了家眷仍回華州，復其故業。那夢意見了夢蘭與梁生的回文章句，歡喜歎服自不必說。正是：

才子已無才子匹，麗人偏有麗人同。

從茲半幅回文錦，引出三分鼎峙風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天子既錄劉蕡之後，一日，駕御便殿，柳公侍班。天子召問道：「朕昨將今歲春闈取過的試卷覆閱一遍，其中並無切直之言，想切直者，已為主司所棄，今將如卿前日所奏，親策多士，以求真才。但若必待三年試期，不特士氣不堪久攀，即朕求賢若渴之心，亦豈容久待？意欲即於今秋再行科舉，卿以為可否？」柳公奏道：「此係陛下憐才盛心，特舉創典，非但士子之幸，實國家之福也。」天子大喜，即傳諭禮部，著速移文各州郡，舉報士子赴京，聽候天子臨軒親試。彼時有幾句口號道：

一歲兩開科，春秋雙報捷。

錢糧不預徵，進士卻預撮。

當日，柳公朝罷回第，把聖諭述與梁生聽了，教他打點應試。夢蘭聞知這消息，喜對梁生道：「郎君前因錯過場期，不曾入試，甚是愁悶。今聖恩再行科舉，且又臨軒親策，正才人吐氣之秋，當努力文戰，以圖奪幟。」梁生亦欣然自喜。他前日到京時，原有襄州起送科舉文書帶在那裏，今日便把來投與禮部報名入冊。到得八月場期，隨眾赴考。各州郡起送來的士子約有千餘人，是日黎明，都集於午門外，聽候天子命題親試。正是：

濟濟衣冠集萬國，重重闔闔啟千門。

從來未睹皇居壯，今日方知天子尊。

日色初昇，淨鞭三響，眾樂齊奏，天子陞殿，鹵簿全設，絆儀官先率眾士子排班朝拜畢，然後禮部官唱名給卷。天子御筆親書策題一道，宣付柳侍御，即命柳侍御巡場。又傳旨賜眾士子列坐於殿陛之下，以便作文。柳公把御書策問，教禮部承應。各官立刻騰黃，每人各給一紙。梁生接來看時，乃是問安內寧外之策。其題曰：

問古唐虞之世，舞干羽而有苗格，豈內治修，而外亂不足慮與？乃考諸《周書》所載，於四征弗庭之後，董正治官，又似乎寧外而後可以安內，其故何居？迨乎春秋，晉國大夫以為外寧必有內憂，至欲釋楚以為奸懼，則又奚說？自是以來，議者紛紛：或云以內治內，以外治外；或云以外治內，以內治外。究竟二者之勢分耶？合耶？治之將孰先而孰後耶？後先分合之際，朕思之而未得其中。今欲內外交寧，策將安出？爾多士留心世務，當必有忠言至計，可佐國謨者，其各直抒所見，朕將親覽焉！

梁生看畢，便運動腕下珠璣，吐出胸中錦繡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展開試卷，一揮而就。其策曰：

竊觀今日天下大勢，在內之患莫大乎宦官；在外之患莫大乎藩鎮。二者其患相等，是不可不謀。所以治之。願以宦官治宦官，而宦官不治，何者？以宦官治宦官，則去一宦官，復得一宦官，不可也。以藩鎮治藩鎮，而藩鎮亦不治，何者？以藩鎮治藩鎮，則去一藩鎮，復得一藩鎮，不可也。然則以宦官治藩鎮，以藩鎮治宦官，可乎？曰：又不可。以藩鎮治宦官而勝，其患甚於治宦官而不勝。夫藩鎮不能治宦官，猶得借宦官以分藩鎮之勢。及宦官為藩鎮所勝，而朝權悉歸於藩鎮，是制內之藩鎮愈烈於制外之藩鎮，而國危矣。以宦官治藩鎮，而勝其患，甚於治藩鎮而不勝。夫宦官不能勝藩鎮，猶得借藩鎮以分宦官之勢，及藩鎮為宦官所勝，而兵柄悉歸於宦官，是制外之宦官愈烈於制內之宦官，而國益危矣。不治之以宦官，不治之以藩鎮，則治之將奈何？曰：在治之以天子。治之以天子者，宜徐審其分合之勢，而善為之所。蓋二者分而患尚小，二者合而患始大。當其分，則宦官欲動而牽制於藩鎮，藩鎮欲動而牽制於宦官，國雖未寧，而禍未至於大烈。造乎二者既合，則宦官倚藩鎮為外援，雖未掌兵柄而無異於掌兵柄；藩鎮恃宦官為內應，雖未秉朝權而無異於秉朝權。夫至內有遙秉掌兵柄之宦官，外有遙秉朝權之藩鎮，國事尚忍言哉？此而不善為之所，則國將傾，而禍將不可救。乃所謂善為之所者，又不必天子親治之，而在委其任於一大臣。以大臣治宦官，則如《周禮》以鬲人領之太宰，穆王以伯冏正於僕臣。而在內之朝權一。以大臣治藩鎮，則如周公以碩虜正四國，吉甫以文武憲萬邦，而在外之兵柄清。朝權既一，兵柄既清，於是，戮一宦官，而眾宦官皆懼；誅一藩鎮，而眾藩鎮咸賓。戮一藩鎮所恃之宦官，而藩鎮寒心；誅一宦官所倚之藩鎮，而宦官戢志。將見寧內即為安外之功，外寧愈見內安之效，而周官董正之風可追，唐虞干羽之化可復矣。今天子誠能求良弼，簡賢輔，寄之以股肱心膂之任，而猶有二者之患貽憂君父，臣請即伏妄言之罪。草野疏賤，不識忌諱。

區區管見，敢以為當。寧獻謹對。

梁生寫完，自己默誦了一遍，大是得意，納了卷子，出了朝門，回至柳府，把文字錄出，等柳公回來呈與觀看。柳公極口稱贊，以為必掇高魁。夢蘭看了，也料道必捷。但恐其中有命，文齊未必福齊，乃私喚錢乳娘，到門首去聽一個讖兒。錢嫗領命，走至門首，祇見兩個人在門首走過，後面那人對前面那人道：「你要問時，祇看那大橋墘下月餅店招牌便是。」原來前面那人要問賣月餅的張家住在那處，故後面那人答他這句話。錢嫗出來，恰好聽著了這二句。正在驚疑，卻值老蒼頭梁忠走來，錢嫗便把聽讖之意說與知道，教他去橋墘下看月餅店招牌。梁忠聽說，便望大橋邊走去，果見橋墘下有個月餅店。此時天色已暮，店前所掛招牌已取放櫃上豎著，那招牌上本來有十個字，乃是：

「張家加料中秋狀元月餅。」

看官，你道中秋賣月餅，竟是中秋月餅便了，為何添這「狀元」二字？祇因京師舊例，凡遇科舉之年，有趕趁科場生意的，不論甚麼物件，都以狀元為名。賣紙的叫做狀元紙，賣墨的叫做狀元墨，賣筆硯的叫做狀元筆、狀元硯，甚至馬也是狀元馬，驢也是狀元驢。為此，賣糕的也是狀元糕，賣餅的也是狀元餅。

閑話休提，且說梁忠去看張家的招牌，那招牌已豎在櫃上，招牌邊有一隻籃兒掛著，把招牌上「張家加料」四字遮了。櫃上又堆著一堆月餅，把招牌上「月餅」二字也遮了，單單祇露出「中秋狀元」四個大字。梁忠見了滿心歡喜，忙回報錢乳娘。錢嫗回報小姐夢蘭，咄咄稱奇，說道：「如此看來，梁郎穩中狀元的了，這『中秋狀元』四字，該把『中』字念作去聲，將『秋狀元』三字連看，正應梁郎不曾中得『春狀元』今當中個『秋狀元』之兆。此識甚為奇妙。」錢嫗聽了，十分欣喜。過了幾日，天子閱卷已畢，親定甲乙，頒下黃榜，梁棟材名字果然高標第一狀元及第。正是：

後時獲雋，破格成名。佔春魁，卻在桂月報秋元。不是鹿鳴，至尊握鑿，御筆司衡榜。楊復恭有門生天子，梁棟材為天子門生。

梁生既得掄元，即入朝謝恩。天子見他人物俊偉，龍顏大悅，敕賜御酒、宮花一樣，瓊林赴宴，遊街三日。這一番增出來的秋殿試，卻是天子親自衡文取中的，比往常的狀元加一倍榮耀。

春風得意馬蹄疾，他把秋風權當春風。偏比春風時，愈覺得意；一色杏花紅十里。他把桂花權當杏花，偏比杏花時愈覺光彩。

柳公與夢蘭歡喜自不必說，祇是愧殺了房瑩波，羞殺了賴本初，急殺了樂生棟，惱殺了楊復恭。瑩波自從那日在城外遇見梁生，不肯相認，反縱家人囉喏，卻被柳府中把梁生接去。瑩波回家與本初說知，本初曉得柳公已識破機關，好生惶愧。後聞梁生與夢蘭成親，今又見他中了狀元，如何不羞？樂雲自從時伯喜採辦回來，曉得他在途中遇著梁忠，已說明賺錦之事。今見梁生高中了，怕他要報仇，如何不急？楊復恭見梁狀元策中之語，句句罵他，又明明說楊守亮與他結連的隱情，如何不惱？惱的惱，羞的羞，急的急，三人共議，不如先下手為強，要尋個法兒處置梁生。正商議間，天子卻又依了梁狀元策中所言，欲選一大臣，委以安內寧外之任。遍視滿朝臣宰品望，無有過於柳侍御者，便拜柳公為左丞相兼大司馬，並理太僕卿事，盡奪楊復恭之權。復恭倍加忿恨，遂和楊棟、楊梓算出一個大逆無道的計策來。他因與楊守亮認為叔侄，一向聲息相通，書札來往，今議欲修書密致守亮，教他誘降李茂貞，合兵犯關。那時，裏應外合，以圖大事。又恐茂貞未必肯反，乃諷朝臣彈劾之，以激其變。

朝臣中有與復恭一黨的，便上疏參「茂貞按兵不進，虛糜糧餉。乞差重臣一員，前往督戰，限日奏功，遲則治罪。」天子覽疏，

便召柳公問道：「先朝憲宗之時，吳元濟作亂，全賴相臣裴度督師，方能討平。今守亮叛於興元，無異元濟叛於淮蔡，朕意欲命卿以裴度之事，卿能為朕一行否？」柳公奏道：「臣蒙聖眷，忝備樞機，敢不竭忠盡力，以報陛下。」天子大悅，即命柳公以使相統京兵一萬，往興元督戰。又賜尚方劍一口，面諭道：「卿到彼可以便宜行事，如茂貞不奉約束，先斬後奏。」柳公謝恩，出朝打點，領兵起身。楊復恭又諷幾個心腹朝臣，交章奏道：「昔年淮蔡功成，雖係朝臣裴度之謀，實賴李愬贊襄之力。今茂貞不能用命，元老贊助無人，新科狀元梁棟材才兼文武，可參帷幄，宜使為元老輔行。」天子准奏。即日，降詔賜梁狀元金印一顆，以翰林學士兼行軍祭酒，協同柳丞相督師討賊。正是：

策中所獻，請自試之。

建言之難，從古如斯。

命下之日，柳公對梁生道：「老夫久荷國恩，今日之役，義不容辭，賢婿以新進書生，何堪選當軍旅之任？老夫當薦舉一武臣，以代賢婿。」梁生道：「不遇盤根錯節，無以別利器，既蒙詔旨，即當勇往，未知岳父欲薦何人相代？」柳公道：「郎襄防禦使薛尚武治軍有法，甚著威名，我意欲薦他赴軍前效用。此人可以代賢婿。」梁生道：「小婿到不必求代，但今心腹之患不在外而在內。楊復恭雖謝朝權，尚侍君側，若不提防，恐變生時腋。以小婿愚見，當令薛尚武入衛京師，保護天子，提防復恭，庶吾等出師之後，可無內顧之憂。」柳公聞言，點頭稱善。隨即，奏請聖旨，遣使持節，至均州拜薛尚武為總制京營大將軍，即日赴京。正是：

若欲寧外，先求內安。

狀元韜略，早見一斑。

柳公既舉薦了薛尚武，內顧無憂，便與梁生商議點兵起程。梁生道：「須待薛尚武到來，把京營的兵符軍冊交付與他，方可起程。」柳公道：「此言極是，但軍馬須先點定操演。」梁生道：「朝命統兵一萬前去，愚意以為不必許多，祇須挑選精兵一千足矣。兵貴精而不貴多，用多不如用少。若多兵必須多餉，餉多則餉必不支，餉既不支，則兵不奉令，此茂貞之所以無成功也。從來兵多而不煩轉餉者，惟有屯田一法，然兵之居者可屯，兵之行者不可屯。此但可施之於守御之日，不可用之於督戰之時，與薛尚武在均州之勢不同，故愚意以為用多不如用少耳。」柳公道：「賢婿所言最為高見。」便將此意具疏上聞。天子命柳公與梁狀元親赴教場，召集在京各衛軍士，聽憑挑選精壯千人，並著於御馬苑中選良馬千匹，給賜眾軍。柳公領旨，即日與梁生至教場演武廳點選軍馬。那千牛衛參軍楊棟、御馬苑馬監楊梓理合都來聽候指揮，祇得大家寫了腳色手本，驚驚惶惶的到演武廳叩謁。柳公見了手本，回顧梁生微微冷笑了一聲，便喝叫二人站過一邊伺候。少頃，軍政司呈出各衛軍士花名冊，柳公與梁生按冊點名。點到千牛衛管轄的軍士，卻缺了大半。原來平日參軍作弊，侵蝕軍糧，有缺不補，每到散糧之日，僱人點名支領。因此冊上雖列虛名，行伍卻無實數。及查點御馬苑馬疋，也缺了若干疋。亦為馬監平日虛支馬料錢糧之故。柳公大怒，喝令刀斧手將楊棟、楊梓綁了，要按軍法斬首示眾。梁生勸道：「二人本當按法梟示，但今出兵之始先斬二人，恐於軍不利。況此二人又適有幾番脫騙之事，得罪岳父與小婿，今日若殺了他，不知者祇道借公事報私仇了。還求免其一死。」柳公聽罷，叫刀斧手押轉二人，喝罵道：「我聽梁狀元之言，權寄下你這兩顆驢頭。但死罪饒了，活罪饒不得，發去軍政司，各打四十，追奪了參軍、馬監的印，逐出轅門。」正是：

穰苴誅莊賈，孫武斬宮嬪。

令出如山岳，威行駭鬼神。

當日，柳公與梁生點選軍馬已畢，祇等薛尚武到京，交付與京營兵符軍冊，便好起程。此時，薛尚武在均州，已聞梁生中了狀元，十分歡喜。及奉詔命著他人衛京師，又知梁生做了行軍祭酒，即日將與柳公同行。恐不及相會，忙將防禦使的印務交付郎襄兩郡太守，又另委標官一員，監督屯政，替回提轄鍾愛，叫他帶著親隨軍校，一同星夜進京，與梁生相見。梁生謝了尚武前日資送到京之德，並慰勞了鍾愛一番，又喚過前日跟隨入京的那個小校來，把些金帛賞賜了他。尚武謁見柳丞相，柳公把提防楊復恭的話，密密囑付了，尚武一一領諾。梁生便與柳公辭朝出師，兵雖不多，卻是人強馬壯。臨行之日，天子車駕親自送出都門，文武各官盡出城候送，軍容甚整。正是：

當年扯纜一書生，今日承恩統眾兵。

電閃旌旗雲際展，風吹鼓角馬前鳴。

民人街巷爭瞻仰，天子都門自送行。

佇俟捷音傳報後，王朝勒石紀勛名。

原來，梁生於未行之前，先打發家眷回鄉，命梁忠與錢乳娘並柳家奴僕，一同伏侍夢蘭小姐取路回襄州。臨別時，夢蘭勉勵梁生道：「郎君王命在身，當以君事為重，切勿以家眷系懷。妾回襄州，專望捷音。」梁生灑淚分手。錢乳娘和梁忠等眾人即日護送夢蘭，望襄州進發，夢蘭雖以大義勉勵丈夫，不要他作離別可憐之色，然終是口中勉強支持，心中暗地悲切。一來念梁生以書生冒險，吉凶未保；二來新婚燕爾，驟然離別，那得不悲。因此離京未遠，遂不覺染成一病，行路不得，祇得安歇在近京一個館驛中調養，等待病愈，然後動身。有一首《西江月》詞，單道夢蘭此時愁念梁生的心事：

虎節應分將領，龍泉怎問儒家？宮袍纔賞曲江花，忽把戎衣來掛。駕侶近拋綠鬢，馬蹄遠走黃沙。閨中少婦每常嗟，淚落朝朝盈把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楊棟、楊梓缺了該管的軍馬，本當按法處斬，到是梁生勸止了柳公，免了死罪，止於捆打奪官，他還不知感激，反十分怨恨。探聽得梁生打發家眷起身，楊梓便與楊棟商議：「要這個刺客，到半路去刺殺夢蘭小姐，不但可以報己之怨，又可以取他的半錦。且梁生聞知家眷被害，必無戰心，柳丞相沒人幫助，斷不能成功。豈非一舉三得之計。」二人商議定了，把這話告知楊復恭。此時，復恭祇因朝廷信任了柳丞相與梁狀元，指望弄了這二人出去，可以惟我所欲為。不想又被柳公弄一個薛尚武來做了京營總制，京兵都屬他管轄，曉夜提防，一毫施展不得。假子、假侄又早被柳公奪職捆打，壞盡體面。正想要出這口氣，聽了楊梓行刺之計，便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但不可在近京館驛中刺他，須道近襄州的所在，去等他來行刺。」楊棟道：「爹爹此是何意？」復恭道：「若就在近京館驛中刺殺了他，梁狀元知道，定猜著是我所使，不如到襄州地面去行刺。梁狀元祇認做興元使來的刺客，決不疑是我了。」楊棟、楊梓齊聲道：「大人所見極高。」復恭即喚平日養在門下的一個刺客，叫做賽空兒，著令到襄州路上等夢蘭小姐來行刺，吩咐要取他行囊中半幅回文錦來回話。事成之後，重重有賞。賽空兒領命，星夜望襄州跑去了。正是：

初時騙物騙人，後來愈狠愈惡。

不能竊鳳偷蕭，便想燒琴煮鶴。

看官，聽說那賽空兒若真個有賽過空空兒的本事，何不就叫他去刺了梁狀元，刺了柳丞相，即使刺薛將軍亦無不可，如何祇令他去刺一個夢蘭小姐？原來，這賽空兒原不是甚麼劍客，不過楊內相府中平日蓄養的一個健兒。他比別個健兒手腳快些，故起他這「賽空兒」的混名。論他的本事，原祇好使他去刺一個女郎，若柳相府中，侯門似海，將軍營裏，守衛森嚴，他如何去得？然雖如此，若令他去刺梁狀元，刺柳丞相，刺薛將軍便去不得，今止令他去刺一個女郎，有何難處？便是一百個也刺殺了。祇為楊復恭不教他到近京館驛中去刺，偏教他到襄州路上去等，這便是天相吉人，其中有數。說話的說到此處，惟恐夢蘭小姐的病好得快，到願他懨懨常病，不要動身便好。那知夢蘭的病終有好日，刺客賽空兒卻又不曾空回白轉。祇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張冠換李戴，終建騰蛟舞鳳之奇；

東事出西頭，再看覆雨翻雲之事。

畢竟後事，且看下卷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合錦回文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